

T 5424 / 3221

8



馮少然集卷六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學會約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寶慶  
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請  
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手請  
正意也諸君子其謂之何

會期每月三日會於一十一日



馮少墟集卷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馮少墟集

語錄

學會約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寶慶寺  
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諸  
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手請  
正意也諸君子其謂之何

一會期每月三會初十一廿一以中午為期



不設酒醴不用東邀大家初會相拜止於會中行之不必各各登門以滋勞擾若別有請益不在此例

一會期講論毋及 朝廷利害邊報差除毋及官長賢否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門私事與眾人所作過失及詞訟請托等事褻狎戲謔等語其言當以綱常倫理為主其書當以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小學近思錄為主其相與當以崇真尚簡為主務戒空譚敦實行以共

任斯道無令鄉之先達如橫渠涇野諸先生專美於前可也

一會中一切交際俱當謝絕此正崇真尚簡處彼此各宜體亮若有至親舊友不因學會相與者隨便

一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虛已下人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玩不可自以為是過於激辨昔張橫渠先生一夕與二程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



之程伊川先生見橫渠訂頑曰是起爭端改  
為西銘且曰某兄弟無此筆力又曰自孟子  
後未見此書觀此足見二子舍已從人取人  
為善鄒魯真傳正在於此若以自是為自信  
主意一定無復商量如此縱講得是亦為不  
是况又未必是乎近世學者多坐此病吾輩  
當共戒之

一坐久興到願歌詩者歌詩數首以暢滌襟懷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氣象何  
等從容誠意何等懇至即此是學

一學之不講孔子且憂况於學者今吾輩講學  
於此非徒教人乃所以自求其益耳何也人  
心易放學問難窮無論浮湛世味悠悠歲月  
即使今日行義超卓儘足樹立苟以此自足  
自滿不復求益寧保終身之不改行改玉乎  
即不然寧保終身之不南越北轅乎故親師  
取友一則夾輔切磨使不至放逸其心一則  
問津指路使不至錯用其功耳總之自求其



益非所以務外徇人也。故鄒東廓先生有云：學之不講，聖門所憂。所謂講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修德之方法也。下文所指聞義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修德實下手處。而呂涇野先生亦云：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已之是非。又云：道學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心，便與好名的心相近。此皆前輩折肱之言。吾輩不可不潛心體驗者也。

一古今理學名儒標宗立旨，不翅詳矣。陽明先生揭以致良知一言，真大有功於聖學。不可輕議。且如吾輩今日講學於斯，其於聖賢道理發揮，亦可謂極明暢矣。不知各人心中一點真偽，處大家得而知之乎？否？其各人飭躬勵行，亦可謂極真切矣。不知其心中一點安勉，處大家又得而知之乎？否？大家雖不得而知，其各人心中一點良知，明明白白，一毫不可得而昧也。吾輩今日為學，不在遠求，只要



各人默默點檢自家心事默默克治自家病痛則識得本體自然好做工夫由是親師取友其益自爾無窮耳不然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游曷益乎此先生致良知三字所以大有功於聖學也若夫着實用功各求其所以致之之道則在吾輩大家勉之耳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故顏子好學不過不遷怒不貳過而止耳無它竒術秘訣也今吾輩發憤為學斷當自改過始余每見朋友中背後多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或亦彼此未嘗開心見誠以過失相規四字相約耳今願與吾輩約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彼此於靜所盡言相告令其改圖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中亦不可對衆言之令人有所不便於已固不當以一青而甘於自棄於人亦不當以一青而阻其自新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即此便是學顏



子之學不然。講論雖多，亦奚以為哉。此改過所以為聖學第一義。故於約中特言之。其它不能具而悉也。

附答問二則

問古之聖人只講學可矣。何必立講學之名。曰古之聖人若只自己講學而不立講學之名以為天下後世鵠，則天下後世皆不知有講學之事。而自古聖賢相傳之道統自聖人而任亦自聖人而絕矣。是豈聖人之心哉。聖人

之心正要立此名以為天下後世鵠。使天下後世有所趨向。庶乎人人共為此事。則自古聖賢相傳之道統或可以衍之于無窮。而後聖人之心始遂耳。聖人有功于天下萬世處正在于此。非聖人故立此名而好之也。

問學者不言而躬行。何必講學。曰此言字不是。指講學如有人自家不能孝不能弟。却好議論別人不能孝不能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議人。又有人自家真能孝真能弟



而却好對人誇自家孝自家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誇人此言字指自家議論人自家誇張人說原都是不該有的故曰不言而躬行若自家真能孝真能弟不惟不自誇而且歛然不自足猶終日講如何孝如何弟不惟不議人而且廓然不自私猶終日與人講如何孝如何弟此講學之言正躬行之士不可一日無者也可曰不言而躬行我言之一字不明不知誤了古今多少人

少墟先生講學有年頃謝政歸余竊喜得相與肆力於學也乃與諸同志約會於寶慶寺中先生欣然從之坐講終日惓惓以躬行相勸勉一時人心莫不感發興起已咸謂其不可無約以遵守之也因請於先生先生出此以示後與會者益衆其約抄閱不給余因謀諸同志付之梓人嗚呼為學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戒空譚敦實行先生約中業已及之矣願與同志共勗之余又何贅焉咸寧王



境謹跋

士戒

余至不肖諸生不不肖余而從之遊余愧無能為助也聊述數語以戒諸生知諸生必不其然第不如此不足以效忠告耳儻中有不率者諸生當先鳴鼓攻余訓導不嚴之罪

一母自恃文學違誤父兄指教

一母妄自尊大侮慢宗黨親朋

一母對尊長噉

一失切

噉隘噉帝咳

丘蓋切

欠伸跛

庇倚睇第視唾

吐切

漢替

及撒手交足等弊

一母在稠衆中高譚闊論旁若無人

一母假以送課徧謁官長以希進取

或官長有命不得已

錄送可也

一母爭強好勝擅述呈詞

或父兄有命亦當委曲勸化必萬不得已

方可

一母借人書籍不還及致損污

言書籍則凡物可知

一母到人書房窺看私書簿籍及稱誇文房器具

具



一母揀擇衣服飲食及致飾車馬等物

一母見人貧賤姍笑凌辱見人富貴嘆羨詆毀

一母結交星相術士及扶鸞壓鎮諸凡無藉之

人

一母看水滸傳及笑資戲文諸凡無益之書

一母撰造詞曲雜劇及歌謠對聯譏評時事傾

陷同袍

一母替人撰造揭帖詞狀及私約書札此二段每見人

有犯之者往往明羅主法幽遭天譴

一母輕易品評前輩著作及學問淺深行事得

失

一母彼此約分飲酒遊樂

一母唱詞作戲博奕清譚

一母出入酒館縱情聲妓及更深夜靜方才到

家如遇親朋見召席間有妓寧辭而不往可也

一母哄人詈人併議論人家私事

一母作課之日輕易告假及彼此說話看稿以

亂文思



以上數款皆余髫年所聞於長老先生者故不  
憚諄諄為諸生言之諸生其慎聽毋忽

諭俗

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  
三句盡之矣因錄舊對一聯

做箇好人心正身安竟壽穩

行步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

丙申秋余偕諸同志立會講學于寶慶寺會  
凡旬日一舉越數會凡農工商賈中有志向

者咸來聽講且先問所講何事余懼夫會約  
之難以解也漫書此以示若夫臨時問答各  
隨其人不具論



馮少墟集卷七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寶慶語錄

子夏在聖門稱篤信謹守者猶曰入聞聖道而  
悅出見紛華而悅可見人心操存最難今學  
者無聖人以為之依歸是入既未聞聖道而  
出又只見紛華安保此心之不舍而亡耶念  
及於此真是汗顏慄骨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仁者強恕而行之事然天下不皆強恕而行之人我柰何因不欲之加而輒動其憤懣不平之念如此則必生身于義皇之世而後可也但不知義皇之世又有此憤懣不平之士否

君子遵道而行其志曷嘗不銳然不免廢於半途者怕人責備也不知別人責備我正是指點我處有人指點我方喜其前途之不迷也而又何怕之有

管仲設三歸用反坫樹塞門其規模何等大也而夫子乃曰管仲之器小哉夏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其家數若隘乎小也而夫子乃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聖人之識見議論與人情大相懸絕耶于此勘得破方不為世俗所沾染

黃擴孺問學者學聖人尚矣竊意聖人元修實詣或高出尋常一籌及登壇聚講以日用為體驗處平淡為下手處何時才躋聖域曰自



古聖人造詣豈止高出尋常一籌蓋高出尋常萬萬者但不知聖人當日用何功才得造詣至此亦不過以日用為體驗處以平淡為下手處耳吾輩果能如此常常用功不患不躋聖賢之域

又問旦晝時百累膠結萬竇碁布牛羊斧斤易知也憶午夜乍覺每將旦晝未為隱事預先千想萬慮一切牛羊斧斤都打不退此樣病根如何拔去曰斧斤牛羊時時有之只是自家一向不知故反愛護之耳今既知是斧斤必不肯再使我伐既知是牛羊必不肯再使我牧不患不退只患不打母曰一椽水不能救一車薪之火也

又問人生塵寰舉足就差開口便錯尋自悔之差錯過的都收拾不來似這終身痼轍如何解脫曰學者終身痼轍不能解脫只是不自悔若能自悔舉足自然不差開口自然不錯縱不然亦不至大差大錯矣又何痼轍之



足患

又問堯舜地步最高功業最偉及閔子與氏論  
 一不為堯隔壁即桀一不為舜隔壁即蹠夫  
 堯桀舜蹠相去霄淵何故並談無別曰堯之  
 隔壁就是桀舜之隔壁就是蹠中間再不隔  
 一家此孟子所以並談無別世之學者既不  
 敢為堯為舜又不甘為桀為蹠只是錯認以  
 為中間尚隔許多人家耳使早知堯之隔壁  
 就是桀舜之隔壁就是蹠自然一步不敢差

錯

又問古昔論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  
 想姬旦負成王時伊尹放太甲時心事未白  
 二公何所擔當不為流言中傷竟成千古大  
 事曰世間是非毀譽最易動人伊尹周公只  
 是能自信不為是非毀譽所動所以能成千  
 古大事亡論伊周即如宋濂洛關閩國朝河  
 會姚涇諸先生當日講學時有多少是非毀  
 譽由今視之于諸先生竟何如大約古昔論



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今世論人  
雖在事始吾輩自信當在事後

又問小白重耳兩霸最是魁杰稱善假之者迺  
涇亭衡雍後執陳濤塗聽衛元咺甫履盛滿  
輒肆悖媯暴行彰彰可指可摘又若不善假  
者此何以故曰天下事真者斷不能假假者  
亦斷不能真伊周真者也雖叢流言何損于  
真桓文假者也雖費彌縫何益于假不然濤  
塗之執元咺之聽何一旦敗露至此哉或曰

非敗露也是真心發見也余曰然君子有真  
小人亦有真濤塗之執元咺之聽是小人之  
真心發見也于此可以觀桓文之假而不可  
以此概天下之真若槩以此為真則日肆悖  
媯無所忌憚者為真而一介不苟亦烏几几  
者反為假矣故君子之真不可無小人之真  
不可有母徒諉曰吾真也吾真也而置君子  
小人于不辨

或問先知後行知行合一曰昔涇野與東廓同



遊一寺涇野謂東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笑可見二說都是不可執一也雖然道之不行章先後合一業已詳言之矣吾輩又何疑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說的未嘗不是但講天地之大處不可說壞天地當云以天地之大無所不覆無所不載人不知當何如頂戴宜乎

有感而無憾然人心不足人之願欲不齊雖以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可見道理無窮猶字最當體認不可說壞天地尚有可憾處天地生我當吾世而使人猶有所憾則天地生我之謂何須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使天地不至於為人所憾才不負天地生我之意不然無論為人猶有所憾之人即不為人猶有所憾之人而碌碌庸庸不能使天地不至為人所憾



則天地又烏用生我為哉。可愧可懼。

孔子稱舜曰必得其名稱武曰身不失天下之

顯名正見得武之征誅與舜之揖讓一耳且

更加一天下字又加一顯字尤見得武之心

事顯然明白天下人人所共信也。

問曰必得曰不失一字之間真春秋袞鉞之意

何如曰不然孔子正恐人有此議論故序武

于舜後序不失於必得後耳又問不失二字

何曰二字極有意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不獨文王武王受命而曰未可見武王

一生亦以服事殷父子已得天下之顯名直

至末年不得已順天應人才有此舉宜乎平

日之顯名至此不無少損而猶然不失此所

以為難故曰不失非與必得二字有袞鉞也

又問曰身似心猶歎焉何如曰不然自古聖

人做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疑一時浮議或

有所不免然公論久而後定縱身後有顯名

而不能保其身之不失武王能以其身不入



天下之顯名是何等心事。又何以服人至此。豈不尤難之難哉。謂武王自歎則可。若以心猶歎解身字則不可。

問壹戎衣而有天下何也。曰一字正見得師不老財不匱兵不血刃。處向非天與人歸。武王不得已而應之。安能易易如此。惟一戎衣而有天下。此所以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問文王事殷而武王伐受。文王之心戚矣。何如。曰父作之子述之。此正文王之所以無憂也。烏

乎戚謂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可見武王到文王之時亦必以服事殷。文王到武王之時亦必一戎衣而有天下。孔子明白說破而蘇子猶謂武王非聖人何也。

問子思惓惓於纘緒。繼述為武周辨者何。曰孔子嘗謂武未盡善。蓋悲其遇也。又謂夏禮殷禮吾能言之。蓋為周監于二代。溯其郁郁之文所從出也。而或者不察。以為孔子若有不足于周者。且春秋時周先王存一空名而為



下之敢於倍者又多借未盡善之言以為辭  
故子思不得已直說出武周心事原與堯舜  
揖遜之心同而後又惓惓于今用之吾從周  
及憲章文武之說又引夏禮吾能言之云云  
以為証此其憂誠深而其慮誠遠矣中庸一  
書謂之明道之書可也謂之維周之書亦可  
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此亦裁革節省之意不  
知有當裁革節省者亦有不當裁革節省者  
春秋時列國不惟不奉聲教且不奉正朔矣  
關係豈小夫子愛禮之意只當在奉正朔上  
說與春秋書春王正月之意同昔人謂桐江  
一絲繫漢九鼎余謂有司一羊存周九鼎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周自平王東遷政教號令  
不行于天下天子不巡狩諸侯不述職列國  
不陳詩貢倍原是詩亡不是黍離降為國風  
而雅亡也所以孔子刪詩止於三百篇此外  
再無詩可刪矣王迹熄而詩亡觀詩亡而王



迹可憂此孔子所以作春秋以存王迹也春秋天子之事不是孔子僭托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只是魯之春秋照周天子的制度稍為筆削便是天子之事非復諸侯之事矣故觀於春秋而知周天子之政教號令猶然行于天下也夫子維周之功大矣

問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如今有目疾者亦神散而昏豈胸中不正耶曰只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瞭便是神精而明昏不視所當視而反視所不當視便是眊便是神散而昏昔一朋友書屋中有酒數罌有書數卷客至反覆視酒更不及書主人因留飲大醉而別嗚呼瞭眊之際亦微矣可不慎與

問格物曰今吾輩在此講格物就是格物即如孝弟二字與師友講明便是格孝弟之物心下講得孝弟二字明白即是知至由是誠其孝弟之意正其孝弟之心脩其孝弟之身齊



其家使一家之人皆孝弟治其國使一國之人皆孝弟平其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孝弟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離却眼前另尋一物是物與吾身為兩而道可須臾離矣

問經權曰天地間只有此經天地以此立心生民以此立命人類以此異于禽獸可進可退可毀可譽可生可死而此經必不可廢但當平常易處之事雖中人或亦偶合當變故難處之事雖賢者不免出入所以古之聖人不得已設一權字以為事至于此須是行權才得合經不然便拂經矣是聖人之設權正為委曲合經設也而後人之行權反多至於廢經何哉聖人為經以設權後人借權以廢經關係豈小

信者人之真心國之大經足食足兵民信三者誠不可缺一若不得已寧可去兵必不可去信再不得已寧可去食必不可去信再三斟



酌至死不去此權也。正所以求合乎其經也。若今人論政平常已不知信為人之真心國之大經每每與兵食並論所以但不得已先要去信何況於再若曰不得已而行權耳不知行權之主意謂何如此又何取於權哉。權一也。權的合經不合經便是能權不能權便是可與不可與。

孔子而後可與權者莫如孟子如答任人一章任人不知禮為天地之大經為萬古之常經乃權於禮與食之間而謂食重又權於禮與色之間而謂色重曰饑而死曰不得妻者甚之也。說到這箇去處恰似食色重所以屋廬子亦不能答不知如此權禮則人欲肆而天理滅人類而禽獸矣。關係豈小。孟子亦權於禮與食之間而曰寧可以無食必不可以紛兄之臂而奪之食亦權於禮與色之間而曰寧可以無妻必不可以踰東家墻而摸其處子曰紛兄曰踰墻亦甚之也。說



到這箇去處自然是禮重如此權禮則天理常存人心不死人類不至為禽獸矣先王為食色而制禮孟子權食色

而重禮天地之大經以正萬古之常經以明其功豈小補哉故曰孔子而後可與權者莫如孟子也

君子遠庖厨一句正是行權以合經處不忍見其死不忍食其肉此真心也此經也此心既是不忍而賓祭又不可廢若不行權執定禮

不可廢只得忍而殺之則其初一二次還覺不忍久之習以為常必至見其生而亦忍見其死聞其聲而亦忍食其肉矣故先王不得已行權以遠庖厨庶乎禮既不廢心亦可存豈非為仁至妙至妙之術哉庖厨原為此心而遠行權原為合經而設惟至於委曲以合經而後見權之所以為妙

吾儒事業不外齊治均平此是如何景象若以家道富厚為齊以天下富強為平此五霸之



治平非二帝三王之治平也。唯是入其家見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齊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興仁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親其親而長其長，則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不富，兵之強不強也。以富強為治平，此千載不破之障。

一念不起，純然是善。惟有念而後有善惡之不同。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朱子解之止曰：存天理之本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朱子解之，即曰：遏人欲於將萌。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節字乃天然自有之節，就是中不是人為。

問：豫立之意，曰：豫在事上尋求，斷不能立。蓋事變無窮，千頭萬緒，豫先何以安排，即安排得是，亦屬有所將迎之弊。况又未必合乎此豫字，即是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於此，勵弗措之志，加百倍之功，造到雖



一惡必明雖柔必強凡事自然是立前定者前  
 定乎此也若預先不在理上講究得明白心  
 上不涵養得純熟事到面前如何得妥貼凡  
 事豫則立是在心上豫不在事上豫

夕坐寶慶月下見皓月當空自覺此心湛然  
 無物因顧謂諸生曰此時正好自識心體蓋  
 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就如皓月當空纖塵不  
 染可見吾輩心體必一物不容而後能萬物  
 皆備彼反身不誠萬物不能皆備者還是自

家心上有物還是自家心體不乾淨

問一物不容與萬物皆備二物字同否曰一物  
 物字指欲言萬物物字指理言佛氏本來無  
 一物不止欲無併理亦無不止理無併無理  
 之無亦無矣此理障二字所以貽禍無窮也  
 人心所以與萬物隔者只是不能舍己若能舍  
 己自然眼界大心地寬自然看得我與人俱  
 從一善生來有何不可從處有何不可樂取  
 處蕩蕩乾坤獨來獨往豈不為千古一快



取與二字原是相反。惟善是同有的。故即取為  
 與於人無損。而于己有益。于己無損。而於人  
 有益。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彼此無損。  
 彼此有益。人亦何憚而不與人為善耶。

大學言正心無他法。只是要此心常在腔子裏。  
 蓋此心一不在。所以視聽遂失其職。以此應  
 事。未有不差錯者。此身所以不修也。薛文清  
 公每寢必自問曰。主人翁在室否。可謂精于  
 心學者。

門如見大賓。非止為出門而發。蓋出門之後  
 就要待人。就要處事。有多少事體。多少應酬。  
 若以不敬當之。豈有不差錯之理。故提醒之  
 法。于出門尤為緊要。

忝前倚衡曰。只如此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  
 精神收斂。寧一便是。然前倚衡真境。第恐吾  
 輩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所以學要常講。師  
 友要常會。

而無信曰。信在天為實理。故四時一信之



流行在人為實心。故四德一信之貫徹如怵  
惕形于孺子。固信之見于仁矣。俄而接大賓  
而恭敬生焉。非信之見于禮乎。又俄而屈直  
互陳是非立判。非信之見于智乎。世人不知  
無信之不可故意做出許多機械來。以為巧  
于涉世。不知人而無信。終不能行。自己做到  
州里不能行處。還不知是不忠信篤敬之故。  
真是可惜。

言忠信一節正是人而無信的註疏。

問淡而不厭。曰淡之一字原是性體。吾性中一  
物不容。何其淡也。無物而萬物皆備。又何厭  
之有。即如滾水淡極矣。故人人皆可用。且如  
眼前飲茶。就有多用不得的。推而至于羹汁  
酒醴之類。則人人斷難如一矣。可見淡中之  
味。人人當知。能知此味。則天下無事不可做  
矣。先儒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此之謂也。  
人之樂。未有無所寄者。只是要寄得好。即如聲  
色貨利。人皆以為可樂。故散精耗神以殉之。



至老死而不寤所樂一差匪獨人品攸關而身家亦係之良可悲痛故二程初見茂叔即教之尋仲尼顏子樂處誠恐劈頭所樂一差則終身不能出此坑塹耳

孔子論友即繼之論樂而損益辨焉此之損益即利害禍福也不得輕輕看過

自家所樂一差則終身相與的朋友豈得不差朋友一差何事不差念之悚然

今人於書畫奕詠靡不殫精為之如曰學聖人則退托不敢當豈知技藝至難故不能者極多若夫孝弟庸行當身而具人人可能則學聖人不較易乎

問吾子云人生天地間惟有講學一事固矣第講學者多惹人議論柰何曰議論何病議論然後見君子且吾輩為學非所以學孔孟耶孔子講學或人疑其為佞孟子講學外人譏其好辯不特此也伊川有洛黨之嫌紫陽有偽學之禁真西山稱為真小人魏了翁號為



偽君子自古聖賢未有不從是非毀譽中來者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又曰金不鍊不精玉不琢不美可見是非毀譽聖賢方藉以為煅煉砥礪之資也又何計人之議論哉不然瞻前顧後方信忽疑是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何以謂之孔孟又何以謂之程朱哉白沙先生詩有云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腸鉄樣對諸攻群譏衆詆尋常事了取男兒一世中願與諸君日三復之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如曰道無大小學亦無大小安得以小德出入為可此中大有意思蓋先王立教大處不待言小處如曲禮所稱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作跪而遷之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人子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之類即一言一動一步一趨都有箇規矩準繩一毫不肯假借一毫不得踰越非是先王過於詳過



於嚴蓋立教不得如此先王立教既如此其詳且嚴而又恐學者苦其繁畏其嚴於是不得已又寬一步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庶使初學之士不至苦其繁而自諉又畏其難而自阻耳不嚴不足以端學者之趨而不寬又不足以鼓學者之進此正是聖賢循循然善誘人處非果謂小德可以出入無傷也若果謂小德可以出入無傷則先王立教只標其大德足矣又何必條縷小德若是之詳且嚴哉惟其若是之詳且嚴所以不得不說此一句聖賢中間有多少苦心處語云天之愛民甚矣余亦曰聖人之愛學者甚矣學者豈可不亦步亦趨務使毫無出入以無負聖人愛之之意此章之言大有關係安得謂不能無弊吳氏蓋未嘗深思其意耳

問或以綱常倫理為大德辭受取與為小德何如曰伊尹格天事業皆從一介不為中來辭受取與豈是小德為此言者是貪夫借口之



辭豈子夏之意

先王立教雖是寬人一步學者不可自寬如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歛枕簟洒掃堂室及庭布席各從其事至於曲禮又云獻粟者操右契凡遺人弓者右手執簫左手承弣主人自受由客之左之類由是觀之吾輩自來不知出入了多少尚敢還說別樣出入無傷哉不辨其何者為大德何者為小德而槩言小德出入無傷竊恐其認大

德為小德認踰閑為出入而猶曰無傷無傷也其自誤誤人可勝道哉細行不矜終累大德願與同志共勗之

聖賢學問雖多端一言以蔽之曰謹言慎行不必深求只看世間謹言慎行的人那一箇不為人所敬愛那一箇不獲福放言肆行的人那一箇不為人所怠慢那一箇不惹禍故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念及于此敢不凜凜



言易而行難為謹言易而慎行難也今于易者且不能又何論難者哉昔劉元城問盡心行己之要于司馬溫公公曰其誠乎又問從何入曰從不妄語始元城于此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為古今大儒不妄語三字似易而實難願共勉之母忽

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厲鬼余亦云一言而善景星慶雲一言而妄妖氛厲鬼古詩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行方便事陰德滿乾坤余亦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開方便口陰德滿乾坤言出于我一毫無所費而能使陰德滿乾坤人亦何憚而不為耶可見人不惟不當妄語且當善言德行

天下之患莫大于小人倡不根之言君子不察誤信而誤傳之人見其出于君子之口也皆謂君子必有所見其言必不妄即理之所無者或亦信其為有而不可破矣不知小人當



造言之時原覬君子之信而傳之及君子一信而傳之則小人反借為口寔曰君子云何君子云何即他人亦必曰君子原云何原云何也如此則小人不根之言一一皆有根之論矣當斯時也即堯舜之明亦豈能察之哉忠臣飲恨孝子含冤病正坐此余以為君子之聽言凡說好人不是處當姑闕疑從容詳審勿輕信而輕傳之則小人之計自無所售彼縱假借則君子原無此言天下必有能辨之者又何董夔貝錦之足憂哉

問君子小人之中心曰恐君子變而為小人望小人變而為君子者君子之心也恐小人變而為君子望君子變而為小人者小人之中心也此小人所以動輒左袒小人而媒孽君子左袒小人者非是厚小人只是使小人益成其為小人而有以快已之忌心媒孽君子者非是恨君子只是使君子不成其為君子而有以遂已之忌心耳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



之惡小人反是。小人只是一箇忌心。不知壞了世道人心。多少良可浩歎。

問或云必有孔孟之道。然後可闢佛老。其說是否。曰此佞佛者阻人闢之之言。而聽者未及察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若必待有孔孟之道者。而後可以闢佛老。則佛老終無人闢矣。能言距楊墨二句。余昔有此破云。大賢公闢邪之責于天下。亦不得已意也。余師蕭慕渠先生深以為然。近又見葉寅

陽破云。大賢王張聖教。而深望于羽異者焉。更得其意。

問從祀孔廟。只當重人品。不當專重講學。何如。曰不然。此祀原專重講學。須在講學中擇其有功聖門人品無議者。方得從祀。若不論講學與否。而槩論人品。則古今人品無議者亦多矣。豈得人人而祀之。且孔子以前人品無議者。又不在所遺。邪講學二字。創自孔子。此祀全為風人講學而設。不專為古今人物而



設也。若古今人物表表不凡者，或祀鄉賢，或祀名宦，或為專祠以祀，用以崇德報功。磨世礪俗，皆無不可。第不宜輕易從祀孔廟耳。此關係不小，不可輕議。

問：講學者多棄去文詞不理，此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何如？曰：學者棄去道學不理，誠不可。若棄去文詞不理，有何關係？而曰此自護其短之巧術也。能文者自是，不能文者自是不能文。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自恃。

其所長不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自護其所短而反以為自護其短之巧術何也？道理甚明，無足置辨。

問：聖賢道理在人倫日用間，只為子孝為臣忠可矣，何必講心性而後為學耶？曰：聖賢道理原在人倫日用間，但不知以心性不端之人為子能孝為臣能忠否。此必不能而曰不必講心性可乎？借忠孝大題目以杜講學之口。此正以不忠不孝誤天下者也。而學者多誤。



信之何也

心之理一也。在子謂之孝，在臣謂之忠。忠孝是  
天命之性，為子孝，為臣忠，是率性之道。聖人  
教子孝，教臣忠，是修道之教。講心性，正是講  
忠孝之理處。今日不必講心性，是臣子而不  
講忠孝之理也。其不臣不子甚矣。

問：心性之學，上達之學也，或不宜槩施于下學。  
曰：收放心，養德性，下學不當如是邪。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一說以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為句，經鉅堂雜志又謂  
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字分為  
二字，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當  
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作文法云  
云。二說孰是？曰：二說俱非。當依伊川以勿正  
七字為句，為是。孟子謂必有事，原是在心上  
有事，心上用功，不專在事上，有事，事上用功。  
若說心必有事焉而勿正，雖是明白，却不渾  
融，却不妙。惟將心字放在下句，正見得上句



必有事焉而勿正。是在心上有事，勿正非專在事上，有事勿正也。此正見孟子句法字法之妙。上文是集義所生者，義原在心，在內故行慊於心便是義，行不慊於心便不是義。集只行事件件務，慊於心便是非，硬將外面一物取而積累於此，而曰集義也。告子義外之見病正在此，故孟子先說集義，後說行有不慊於心而直斷之曰：告子未嘗知義，正與此先說有事，後說心勿忘勿助長一樣文法。大抵聖賢立言，下字眼都有意思。學者識見不到，切勿輕起疑端，擅自更改也。

正心誠意四字，千古正論聖學真傳，而或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為句，或又以正心二字為忘字之誤，必欲借孟子抹撥正心二字，何也？問：巧言佞利，口何以分別？曰：佞與利，口俱是巧言。孔子曰：巧言亂德。孟子解之曰：佞亂義，利口亂信。昔張橫渠以崇文說書被召，與王安石議不合，安石遂命按獄浙東，寔疏之也。時



程伯淳為御史爭曰張某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臯陶猶且讞獄此佞語也朱文公內召入朝有人要於途說之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文公正色答曰某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言者愧服上所厭聞云云此利口也

或以文公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言為迂不知正與邪對誠與偽對既以誠正為迂不知將以何者為不迂邪或者其人可知矣

或曰正心誠意亦未必為上所厭聞或為上所喜聞亦不可知為臣子者何可不言余曰不然臣子進言不必論上所厭聞不厭聞亦不必論上所喜聞不喜聞如以厭聞誠正而不言誠正固非事君之道如以喜聞誠正而始言誠正亦豈純臣之節如喜聞誠正而言誠正固矣倘喜聞狗馬而亦言狗馬可乎喜聞貨財而亦言貨財可乎不論自家所學惟論上所喜厭其勢必至于此唐李勣知遂良之



說上所厭聞故陛下家事之說一投而遂貽唐室無窮之禍想勸之心不過以遂良之言為迂耳豈知貽禍之烈至此哉文公不論上所厭聞否第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宛然孔氏家法真萬世臣子之所不敢違也

問學之不講孔子所憂後世學者多不肯講何也曰其病多端一則于已不便一則自以為是一則為人不足與言一則恐為世所厭一則嫉忌人之勝已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一講則人必以躬行責備于已不便故不得已謂學只在行不在講是以行之一字杜責備者之口以掩不行之過也即間有能行者又器小易盈若曰吾行是是亦足矣何必再講而况其人又不足與講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彼其心或亦曰是何足與言學問也云爾昔人說朱文公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今之不講者豈



亦以正心誠意世所厭聞而講之無益邪女  
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妒今  
之不講者得無曰我不能行而講之使人行  
則形己之短我能行而講之使人行則掩己  
之長得非忌心勝而不欲人之行之邪不知  
不講者不行者也真能行者必不避人責備  
而不講義理無窮即聖賢且望道未見我安  
敢自以為是而不講人性皆善孰不可與言  
敢謂人不足與言而不講平生所學惟此四  
字何論人之厭不厭也而不講君子莫大乎  
與人為善方愧不能與人為善也又何忌人  
之勝己也而不講孔子憂之正憂乎此耳後  
人不憂豈其有加於孔子邪

問近世講學者多講元虛不知只躬行足矣何  
必講曰藥元虛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學者  
多講元虛正當講躬行以藥之可也而反云  
學不必講何哉為此言者是左袒元虛之說  
而阻人之辨之者也



講元虛之學講學也講躬行之學亦講學也元虛之學不講可也躬行之學不講可乎若曰學不必講豈躬行之學亦不必講邪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孝如何弟安能孝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忠如何恕安能忠恕彼謂只孝弟忠恕而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孝弟忠恕者也

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可聽其未得已乎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者正是

講其所以躬行處正是因其未得而講之以求其得處不然躬行君子終未之有得矣

講學二字幸出于孔子若出于孟子則必以為孟子不及孔子處在標此二字矣

問講學可也第不宜如諸儒之各立門戶何如曰不然天下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門戶者乎如以諸儒標天理二字標本心二字標主敬窮理四字標復性二字標致良知三字為立門戶不知孔門標一仁字孟子標仁義二字



曾子標慎獨二字子思標未發二字豈亦好  
立門戶邪夫子之牆數仞若真欲見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自不容不覓此門戶以入不然  
是原甘心于宮牆之外者也何足辨哉且論  
道體則千古之門戶無二論功夫則從入之  
門戶不一第求不詭于孔氏之道各擇其門  
戶以用功不自護其門戶以立異可耳而必  
于責備其立門戶不知舍天理本心慎獨未  
發之外又將何所講邪一開口便落門戶真

令人不敢開口矣聞者豁然大悟

天下有三件不可解的事言可省也別樣不該  
說的言語通不省偏只省了講學的言語一  
不可解交可寡也別樣不該交的朋友通不  
寡偏只寡了講學的朋友二不可解是非可  
避也別樣不該管的是非通不避偏只避了  
講學的是非三不可解

或有苦忌者之責備者余曰人而不為人所忌  
則其人可知矣人而忌人則其人可知矣人



而不為人所責備則其人可知矣人而責備人則其人可知矣

戰國之時揚墨之言盈天下得孟子辭而闢之從漢至宋佛老之言盈天下得程朱辭而闢之至于今日非學之言盈天下倘有辭而闢之如孟子程朱其人乎余竊願為之執鞭非學之言忌者倡之誤聽者從而和之講學者又從而講之何也講學者誤講非

學之言于已為自誤于人為誤人

論學譬如為文必融會貫通乎百家然後能自成一家若只守定一家恐孤陋不能成家矣學之道何以異此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又曰孔子之謂集大成

天下事執彼以議此執此以議彼則皆短也執此以濟彼執彼以濟此則皆長也執伯夷之清以議下惠之和執下惠之和以議伊尹之任則三子皆在所棄矣執伯夷之清以濟下



惠之和執下惠之和以濟伊尹之任則三子皆在所收矣孟子聖三子正所以備孔子之集成孔子之時耳不然舍清任和之外又將何所集以成之成哉惟不外清任和而能時出之此孔子所以異于三子也

古人惟見人之長今人惟見人之短古人論人于短中求長今人論人于長中求短古人見人之長處原是長處見人之短處原是短處今人見君子長處反以為短處見小人短處反以為長處

皆古聖人也論人何其恕吾未能有行焉自處何其謙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趨向又何其正此正孟子之所得統于孔子也

以孔子自期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以孔子望人則可以孔子責人則不可只爭一念遂隔千里

宋儒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余亦云人不學仲尼萬古如長夜



士君子為人全要有品有量一介不苟以學品  
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

門人榆陽許大倫

咸寧任國珣輯



士君子為人全要有品不量其介不為以學品  
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介

門人榆陽許大倫

成寧任國珣輯



